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五

宋 金履祥 編

庚寅周靈王元年正月埜簡王杜氏曰五月而埜速也鄭師伐宋

鄭成公卒子髡頑嗣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荀罃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左氏曰鄭人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鄭伯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人伐楚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

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于是始晉悼公為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后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

是為哀公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

夏楚彭名侵陳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四年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　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

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五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六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鄬鄭僖公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公子騑實弒之而立其子嘉是為簡公陳侯逃歸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鄬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公羊氏曰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隱之也弒也不言弒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于是弒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履祥按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弒書疑獄也獄之疑霸主之不明也明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弒僖之獄非疑也夫以霸主在焉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來其卒不明從其瘧疾之赴以是為晉悼諸侯之病也春秋書會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

益憐鄭伯之志以責于晉悼及諸侯也先王之禮褒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傳公加于人一二等矣

七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

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八年晉侯宋公

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楚子伐鄭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楚子曰吾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魯齊宋之大夫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曹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

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殺則楚彊矣且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履祥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彊而得鄭則楚彊是以雖明于拒秦而昧于爭鄭也于是晉飢不能報秦而亦急于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于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于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畧也所以伐鄭而歸急于息民出積亦以飢故爾

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遂滅偪陽　左氏曰會吳子壽夢也晉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

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諸侯伐鄭師于斗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為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

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于二竟鄭之頏計弗能文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為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年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

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秦人伐晉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

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玆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

楚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氏曰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

子而不與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十有一年吳子壽夢卒考異春秋作乘 **長子諸樊立**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 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左氏曰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有二年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

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履祥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楚共卒子招立是為康公世子出奔吳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

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敗績

十有三年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

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于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于是始悼公為之

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荀偃令曰雞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報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欒氏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舍新軍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

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葢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從其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吴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昏加襃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士匄宋華閲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戚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有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齊侯伐魯圍成 左氏曰范

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戍貳于晉故也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魯南鄙晉悼公卒子彪嗣是為平公左氏曰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魯以討邾莒襄十一年十二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氏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會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高厚逃歸于是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

宋人伐許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是為悼公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魯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

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侯伐我北鄙高厚圍臧紇于防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之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十有七年齊師伐魯北鄙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成公卒于師子滕嗣是為武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

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

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懐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

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文公立

十有八年諸侯盟于祝阿晉人執邾子齊靈公卒子光是為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季武子如晉拜師歸以所

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

葬左氏曰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産為大夫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左氏曰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二

十年晉欒盈出奔楚左氏曰范鞅以其亡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黨羊舌虎十人因伯華叔向籍偃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

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

二十有一年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

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左氏曰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入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鄭大夫公孫黑肱卒

左氏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名室老宗人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孔子生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蕃息　本姓解曰孔子殷人之後其先出自黄帝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生契契為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為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夏桀無道成湯舉夏而有天下遂號曰殷成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是為高宗夢賚良弼殷道復興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

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生微子啓及帝紂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畿内諸侯入為王卿士紂無道微子去之周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為殷後國于宋以奉湯祀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宋卿至是五世親盡别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于是求婚于顔氏顔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顔父問三女曰陬大夫父祖為卿士然乃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三子莫對徵在進曰從父

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生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卒葬于防

集覽

料量平掌委積之官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讀為樴樴見周禮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也

質實

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

考證

微子啟紂之庶兄也微國名子爵國于宋以奉湯祀宋人益本諸此　孔父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之號也當是時鄭有孔張衛有孔悝魏有孔達三孔者皆出姬姓蓋姓同而族異也獨子姓孔氏為孔父嘉其孫奔魯者因居焉今世為魯人云睪夷或曰木金父生祈父即睪夷也

履祥孔子裔出先聖之後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孔子將歿亦語子

貢曰丘殷人也則吾夫子為殷湯之後宋之子孫無疑也成湯恩及禽獸而子孫爲萬世帝王之師仁者之後有如是夫今之議者有曰後世之士有一才一德遺逢顯用皆得封贈祖父及有葬祭之錫叔梁紇篤生大聖而天下文廟春秋二祭咸不得與焉蓋一闕典也宜令郡縣各于文廟之後別立一廟以祀之因以顏路曽晳孔鯉之徒附享焉則聖賢得以盡其尊親之心而學校明倫之地亦不爲無補也愚謂聖子王祀其父不得血食賢子配享一堂之上其父列坐兩廡之下揆之情理誠有未安順者矣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左氏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

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謂宣子茍焚丹書我殺督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申驅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啓胠大殿自衛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弗聽崔子曰羣臣若急君于何有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氂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

陳氏曰自東萊以來齊世從晉于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

六國于越入吳春秋終焉益于是焉始

集覽

先驅前鋒也申驅次車也御戎公車也貳廣公副車也啓左翼也胠右翼也大殿後車是也

穀洛鬬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

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惟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二十三年齊人來城郏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齊人城郏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杜氏曰郏王城也于是穀洛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之

鄭伯如晉齊楚交聘晉侯

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范宣子為政諸侯

之幣重鄭伯如晉子産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鄭伯請伐陳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七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燕文公卒懿公立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衛侯入于夷儀左氏曰齊崔杼伐我以報孝伯之師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初崔杼娶齊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子稱疾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

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侯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乃授之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晉侯使逆衛侯將使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晉使趙武為政

左氏曰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

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史記曰王諸樊卒有命受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襄之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以吾故也子鮮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悼子曰子鮮在穀曰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大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孫林父以戚入晉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一罪敢亡其

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愬于晉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執之而囚于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許靈公卒于楚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集覽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襄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往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

考證 左氏在明年經世在此年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予成與彊告慶封曰夫子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以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

他曰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彊殺偃無咎于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其妻縊遂滅崔氏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奔魯慶封當國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貳吾民矣許之告于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以信召

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季武子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楚子楚子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楚子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如楚涖盟楚遠罷

如晉涖盟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陳氏曰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此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吴越焉爾矣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春秋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剸陵而齊主諸侯至皐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

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秖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乃使文子為卿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曰辰在申司歷過矣再失閏矣

二十有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沈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楚康卒子麇嗣是為郟敖左氏曰宋之盟故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

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公如楚及漢楚康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行人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始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人使魯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楚郟敖即位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又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頾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 逸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

太子晋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之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師曠曰請使溟臣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于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願聞須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來吾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之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其成不驕自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門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謂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舜者天舜盡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則利天下好善取與與必度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衆而延夫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儀此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

宣辯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尚王子曰人生而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耐名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耐成羣謂之君君能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皆至無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磬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已王子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民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請入敷廣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惟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

師何如戲我手自太皡以下至于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且吾聞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族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太子晉之賢觀于晉壅穀洛可見此篇雖淺陋亦或附會然存之以見其慧而早夭

燕懿公卒子款嗣是爲簡公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五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六

宋　金履祥　編

丁巳周景王元年夏五月葬靈王　左氏曰夏四月葬楚康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

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絶

衛獻公卒子惡嗣是為襄公閽殺吳子餘祭弟夷末立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吳子使札聘于魯齊鄭衛晉

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

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其名成尊于上也

履祥按吳季子之賢也而不書公子猶曰吳無公子也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于秦術楚椒馬夫子何以

不賢季子與曰此所以賢季子也夫子之所賢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胡氏曰以其辭位遜國不成父兄之志而終以成亂故貶之也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末之卒爾此方夷末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于夷末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末立使札聘于上國杜註謂餘祭使之至魯未聞夷非也吳至魯不為遠餘祭弑則赴至魯矣為季子安得猶未聞也通嗣君也則曷為貶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而此行則越禮多矣夫當夷末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弑殞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末之命也而請觀于周樂雖為博問好學于禮固未為得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與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于此行則未可也

二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景侯而自立 是為靈侯左氏曰蔡景侯為太子般

娶于楚通焉

宋災宋伯姬卒 公羊氏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太子弒景侯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曰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顧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

求故不書其人明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不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穀梁氏曰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胡氏曰此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蔡氏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穆叔趙孟向戌子皮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于仁義也

履祥按城杞之會為悼夫人也澶淵之會為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之禍則又有大于此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即楚久晉人以為封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楚則圍為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存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斯之謂與

鄭使公孫僑為政

左氏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皆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殯之而行印段從之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

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斂而殯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盟而復歸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

張懟退而儆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
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子
皮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
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
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謂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三年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而卒裯立

是為昭公左氏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伯如晉衛侯如楚

左氏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寇盜充斥是以令吏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

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
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宫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
塓館宫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宫車馬有所賓
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
宫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
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
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
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鄭子皮使

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北宫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衛侯在楚北宫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胡氏曰信斯言也則子弒父也春秋有不書乎故趙氏謂其文當曰

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其後傳寫誤以之為以字爾

魯仲由生四年 魯昭公元 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

左氏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楚令尹圍鼓服離衛季武子代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頴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邾悼公卒

穿立是為莊公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伍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大敗之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楚子麇卒令尹圍實弒之而自立是為靈公楚公子比奔晉左氏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疾縊而弒之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子干出奔晉子晳出奔鄭葬楚子于郟謂之郟敖楚靈遂即位遠罷為令尹啓疆為太宰荀子曰以冠纓絞之杜氏曰以瘧疾赴

履祥按楚令尹圍弑其君麇而代之春秋不書弑而書卒舊說曰從赴告也夫弑君而自立者必不以弑赴也而春秋正其弑此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于天下後世所為懼也何獨于圍而從所赴曰春秋之筆微顯闡幽弑其君而以虐赴天下後世而不知其故則以弑書之若夫圍之弑天下知之久矣虢之會諸侯大夫皆料其篡于未弑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皆笑其徇于已弑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偽赴之不可誣矣此或者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一槩論也雖然楚之無君臣父子久矣熊通弑其君難而自立是為楚成已而其子商臣又弑之而自立是為楚穆傳子及孫至此四世而莫之或討也然其兄弟子孫爭國而自相賊殺者僅存而無遺類矣聖人于此亦投畀有昊而已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齊衛 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曰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薫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亂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縊尸諸衢加木焉

蔡漆雕開生

六年鄭游吉如晉齊晏嬰如晉

左氏曰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今嬖寵之喪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始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人立悼公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左氏曰前年冬鄭伯如楚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曰諸侯其來乎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其餘君之所及也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侯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曰吾用齊桓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産左師曰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久而弗見徐子吴出也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

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德遠而後興秋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鄭作邱賦

左氏曰鄭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魯有若生甲子八年魯舍中軍

左氏曰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禮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是為哀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氏曰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陳氏曰初書越而稱人越驟張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孔子志于學論語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九年鄭人鑄刑書左氏曰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楚公子棄疾如晉

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伯勞諸相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楚遂罷師師伐吳吳人敗之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春齊侯次于虢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而還

十年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衛襄公卒公子元嗣是為靈公衛齊惡來請命王使成子如衛弔追錫命左氏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十有一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哀公卒楚師滅陳左氏曰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自幕至于瞽瞍無

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十有二年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左氏曰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

左氏曰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植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有三年齊陳氏鮑氏逐欒施高彊

左氏曰齊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以如鮑氏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

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子山而反棘焉子商反其邑子周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益其禄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于山子商子周高氏所逐群公子事在襄三十一年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高高唐陳氏始大

晉平公卒子夷嗣

是為昭公左氏曰魯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其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宋平公卒子佐嗣

是為元公

孔子生伯魚

家語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會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王使單子命事于會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氏曰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感今幣重言甘誘我也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

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三年楚其有咎乎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于申無宇對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履祥按蔡般弒其君而立列于諸侯者十三年晉不能討使楚得借是以滅蔡而晉為請之名義皆不正

矣何以復霸

單成公卒左氏曰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無守氣矣十二月卒

十有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鄭簡公卒子寧嗣是為定公左氏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問乃曰不忍廟也將毀矣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遂弗毀日中而葬

齊侯魯侯衛侯鄭子如晉魯侯至河

乃復魯公子慭遂如晉魯公子慭奔齊

左氏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初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莒恐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季平子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

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履祥按春秋凡以地叛雖微必書而內叛不書內叛必有為也南蒯以費叛不書蓋欲張公室亦公意也忠有餘而知不足以至此爾左氏專以勢利成敗論人故其形容南蒯之叛獨詳而不知春秋所以不書之意季氏四分公室而取其二左氏不以為非昭公不以為悖而反譏昭公之不善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大罪也左氏與當時之言如此則人心習俗之變久矣

原伯絞奔郊成景之族弒甘公過左氏曰周原伯絞虐其輿臣輿人逐絞絞奔郊甘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殺甘悼公　杜氏曰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楚子伐徐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 十有六年楚公子比

是為平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

蔡洧有寵于楚子楚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子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楚子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楚子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即比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狥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楚國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須務牟史猈先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

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棄疾為司馬先除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楚子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子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之以歸楚子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殺囚衣之王服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蔓成然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國語曰陳蔡及不羹之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履祥按程子有言觀春秋者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昭定哀之春秋自楚麇卒以來考之于傳則于春秋筆削之意多有可議如公子圍公子比許世子止之事則春秋于亂臣賊子其誅舍若可疑者或左氏所傳不盡得其實與今考公子比之事如傳所言則經當書楚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棄疾自蔡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棄疾弒其君比而經書乃云爾者是或有可疑也蓋嘗反覆思之春秋誅心之法也以春秋誅心而言則子干有爭國之心而棄疾無起事之意以春秋書法而論則凡為弒君者所立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以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虔弒君而立比為是出奔則其歸也當正名討賊而不討賊則已亡公子爭國而已虔有弒君之罪而人莫之討徒以其暴而弒之則臣弒其君而已比一匹夫無親于楚無援于晉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為曹子臧吳季子為人所用以立而立

書法得以加首惡之名為人所怖以死棄疾得以歸弑君之獄所謂為人臣者不知春秋之義則陷于弑逆之罪其此之謂與然則用討以弑其君者獨無誅乎曰唐人有言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書一事而兼衆義者有之然有雖兼衆議者則舉一事而示戒而已若夫天下之理則未有弑其君親而無禍者虔之弑君也以縊而虔即自縊虔之弑麋也及其二子幕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可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矣棄疾歸罪于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理可以監矣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同盟魯侯不與盟晉人

執魯季孫意如以歸左氏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水道不可吳子辭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饋叔向羮與錦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

之邾人莒人愬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履祥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南蒯之謀公子慭從昭公如晉豈不欲通此

意也而以鄆固辭公取鄆正季孫之罪也公子慭又獨往如意又不達以歸遂出奔齊至是執意如反以子仲南蒯之間脅魯矣又明年復以鄆故止昭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故胡氏謂當挾邾莒所訴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由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家之民則方伯之政修矣乃不能然卒使季氏復強而昭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其為此盟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春秋之辭令未是有也戰國秦人之辭氣昉乎此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還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

楚平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吳滅州來

左氏

曰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燕悼公卒共公立十有七年晉釋魯季孫意如

左氏曰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曹武公卒子須嗣是為平公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卒子僚立

左氏曰初吳子夷昧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嗣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史記曰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

履祥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狄庸及史記所言則餘昧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蔡朝吳出奔鄭

左氏曰楚子使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

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為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

左氏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九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左氏曰齊侯伐徐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晉昭公卒子去疾嗣 是為頃公左氏曰前年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季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晉昭公卒平子如晉葬昭公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二十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郯子朝于魯

左氏曰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鵻鳩氏

司馬氏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侯使屠蒯來請有事于雒與三塗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昭公之春秋莫辨于吳楚也于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

二十有一年毛得殺毛伯過

左氏曰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也

之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曹平公卒子午嗣是為悼公

宋衛陳鄭災左氏曰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鄭裨竈言于子產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不與亦不復火

使原伯魯如曹葬曹平公

左氏曰葬曹平公往

者見周原伯魯馬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許遷于白羽 楚遷之也

鑄大錢 國語曰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之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

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息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貨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燕共公卒平公立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葬許悼公

左氏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　穀梁氏曰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公羊氏曰許世子弑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履祥按古今亂臣賊子弑其君者益亦多故有以藥物弑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弑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弑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又立此法其

諸以示萬世之防也與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 左氏曰楚子生大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楚子曰建可室矣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 左氏曰昭之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史記曰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家語曰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史記曰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履祥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仲尼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孔子年三十四蓋孔子年十七時孟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為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所以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然適周亦不知何年但史記載孔子自周反魯乃與晉平楚靈同時則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

二十年今附昭公二十年之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葢孔子觀周在之宋之杞之後故齊侯晏嬰入魯問禮于孔子以孔子備考三代之禮故也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奔吳左氏曰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問伍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楚子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

仁必來使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史記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于孔子 曰齊景公與晏子狩因入魯問禮

鄭大夫公孫僑卒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蔡平侯卒子朱嗣

魯冉雍生

魯冉求生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 按國語作二十三年益因單穆公之言乃在二

十三年也國語曰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總視正則明總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若視聽不龢而有所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作則不

濟求則不獲具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龢龢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伶左氏曰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病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聲和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

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曰梓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蔡平侯之弟東國攻蔡侯朱朱出奔楚東國自立（是為悼侯）

魯顏回生齊高柴生二十有五年王崩子猛踐位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冬王子猛卒（是為悼王）母弟匄立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景王既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國語併註補入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

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單子立劉蚠五月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劉子如劉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及羣子子朝奔京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王子匄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

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晉人十有二月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

癸卯朔日有食之衛端木賜生壬午敬王元年蔡悼侯卒于楚弟申立是為昭侯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奔

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地震左氏曰正月壬寅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

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取西圍攻蒯蒯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年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鄔

左氏曰召簡公南宮囂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子朝入于鄔

晉侯使士景伯來鄭伯如晉

左氏曰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乃徵會諸侯期以明年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吳滅巢三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左氏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宋元公如晉卒

于曲棘子頭曼嗣是為景公左氏曰季平子以季姒之諧殺申夜姑公若為之請不得怨平
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
宮于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會為讒于臧氏而逃
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
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
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侍人僚
柤告公公以戈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
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
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也其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
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

之出隱民多取食焉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同求將合君
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
氏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
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
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
孫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寡人將帥敝賦
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
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
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繾綣從
公無通外內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孔子如齊

史記曰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于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論語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履祥按晏嬰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為謀者與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夫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當是時晉楚皆以賄失諸侯齊故霸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四年王使單子如晉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以師至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氏曰往年冬尹氏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能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楚平卒子壬嗣

是為昭左氏曰楚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

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乃立昭

五年吳子使季札聘于晉吳弑其君僚諸樊之子光立

是為闔閭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克季子雖至不能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吳子吳子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于魚中以進遂

弑吳子鈌交于朐閭閭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事死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履祥按餘稱國以弑春秋不以光為賊也吳諸樊兄弟相傳凡以為季子爾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之子之國也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弑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弑罪譬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弑君為季子者終于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于過矣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初昭公之孫于齊也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貨子猶齮以錦示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

而一布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宋元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無成君無辱焉從之秋會于扈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獲君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曹悼公卒露立是為靖公楚人誅費無極左氏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爇之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國言未已沈尹戌言于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有新君疆埸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晉籍秦來致諸侯之戍六年魯侯如晉次于乾侯左氏曰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

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鄭定公卒子蠆嗣是為獻公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七年殺召伯盈尹固及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討敗之皆子朝之黨八年晉頃公卒子午嗣是為定公左氏曰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

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

馬楚子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九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吳伐越左氏曰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王使富辛石張如晉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氏曰王

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

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是為定公左氏曰昭公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為大子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謂季孫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十有二月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

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隤反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十有一年 魯定公元 晉

人執宋仲幾 左氏曰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各復舊職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十有二年盜殺衛簡公 左氏曰周

羣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羣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十有三年邾莊公卒益立是為隱公衛卜商生十有四年陳惠公卒子柳嗣是為懷公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諸侯盟于皐鼬劉文公卒左氏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楚子楚子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履祥按自二霸以來未有盛于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者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懐遠攘楚尊王于是在矣乃壞于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為此會也中國于是不復振矣春秋

書劉卷卒蓋責之也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左氏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陳于柏舉夫槩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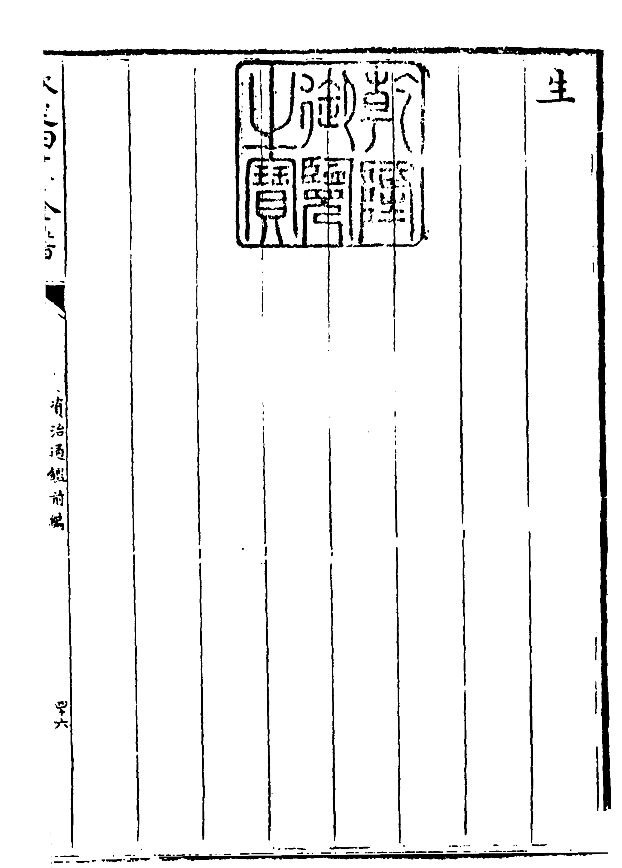
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吳句卑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楚子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鄖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楚子殺鬬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鬬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

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楚子所在而後從之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　穀梁氏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　列女傳曰楚平伯嬴者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

擯所以絶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絶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宫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絶天子之所誅也令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刲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于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姬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左氏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道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刲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言偃



生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六